

# 守望春节

## 十里秦淮摇曳五彩年俗

郑春平 黄卓琳

“要找年味，得从腊月就开始找。”老南京人的“年”，其实要从一进腊月就开始算起，一直到正月十八，这段时间都叫“年”。

进入腊月之后，老南京人开始忙“年”。忙吃的，腌腊肉、鸡、鸭，蒸馒头；忙穿的，妇女们动手给家人做新衣服；忙用的，添置新碗筷，把家里所有用具清洗干净；还要“扫尘”，剪窗花、剪门钱……大人忙碌时，孩子也跟着欢天喜地地帮忙，一直忙到除夕。

除夕最重要的就是给全家人忙一顿年夜饭。老南京人的年夜饭是很讲究的，样数要多，摆满一桌。有些菜还是必不可少的，比如什锦菜。关于过年，全家围在一起吃年夜饭，有说有笑。“年夜饭就是团圆饭，一个都不能少！”

平常一家人因为工作的原因分散各地，也只有春节才能团聚。所以无论平时多忙，离得有多远，年夜饭是一定要回家吃的。

老南京人在吃年夜饭之前还要先敬祖宗，“这是孝敬祖先的表现，也是中华民族的美德，体现的是一种民情。”



### 忙出一个大团圆

吃完年夜饭，老南京人就开始守岁，零点一到，鞭炮声四起。老百姓还戴上傩神面具，点上火堆，一边敲锣打鼓，一边围着火堆跳来跳去，从火上跳过去，就表示把一年的病气、晦气都扫掉了！人们常常会一直狂欢到凌晨，哪像现在，吃完饭就没事了，一点都不热闹！

正月十五闹元宵是过年中又一个热闹的高潮。“元宵节是要闹的。”正月十五晚上，大人、小孩提着花灯出来玩；到处都有舞龙舞狮踩高跷表演，所到之处人山人海；这一天也要放鞭炮，还要燃起火堆，火越旺越好，寓意一年都会兴旺。

### 爬门板，来年更出息

对小孩子来说，过年又长了一

岁，家人的期望又多了一成。通常大年三十，在大人们的“撺掇”之下，小孩子要“爬门板”。这也是老南京的一种春节民俗，寓意“小孩子爬门后，来年会长得高一些，长大了出息会更大。”过去那种老式的门板，背面都是带门闩的，一棱一棱的，很好爬。每当孩子们顺利爬过门板后，大人都会一阵欢呼，孩子们通常也会得意得不行，甚至趁机提些“非分”的

要求，比如多给点压岁钱，或者多买两串糖人之类。

其实，小孩子爬门板，大多数只是图个热闹，自己并不知道这有什么寓意，但是给大人甚至全家人带来的，却是无尽希望。这，或许是年的又一种味道。

### 木偶戏里演尽真善美

从初三、初四起，年味就开始走出家门，四处“飘散”了。人们开始相互“走动”，大街小巷也越来越热闹，耍狮子的、演木偶戏的、放西洋景的、卖棉花糖的、捏糖人的……孩子们欢天喜地地抖着空竹、转着陀螺，满大街凑热闹，在老一辈人的记忆里，最深的是看木偶戏。艺人们走街串巷，随处都能搭个小台子，围得里三圈、外三圈。一个折子下来，有人会拿个软簸箕走一圈，向观众请赏



钱。人们在欢乐之余，慷慨解囊。剧目有“猪八戒招亲、三国演义、水浒传”等。

“现在想来，其实演得都是最传统的戏，宣传的都是最质朴的真善美。就是在这样的年味中，孩子们学到了起码的道德伦理。”

### 迎财神，送穷神

初五迎财神是老南京人非常看重的。家家户户为了“抢财神”，初五零点一过，无论天气多么冷，一定会从暖和和的被窝里爬起来放鞭炮，好像谁先放，财神就会跑到谁家去似



的。有的人家还特地跑到空旷的路口，对准了东西南北中5个方向放鞭炮，迎接5方财神。

迎了财神，还要把“穷神”送出去。其实就是把前几天不准扫的垃圾清理出去。

### 老人们更盼过年

回顾一下过年的由来，无非也就是劳作了一年的人们，到了该休养生息的时候。通过这种传统文化的积淀，寻求一种祥和、快乐的精神寄托，把所有的烦恼都留给去年，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新春。相比之下，老人们更盼过年，飞走的儿孙们都会像燕子一样还巢；对年轻人而言，也正是尽孝心的好机会。正如民俗文化专家所言，当人们的物质生活几近于小康时，更多的需要社会的和谐，需要文化的洗涤、文化的温暖、文化的刺激，春节正是这样一个最为合适的载体：幸福、祥和、喜悦，它所传承的，说白了，就是一种能够温暖我们内心的感受。

### 还原年味，要找回那些有年味的活动

年味：一种温暖的感觉。过年是

老南京人衣、食、住、行、用、乐等民俗生活方式的集中体现，而所谓的“年味”是通过许多丰富多彩的年俗活动、仪式体现出来的。现代人感叹年味越来越淡，是因为这些活动、仪式大多消失了，特别是年俗娱乐活动，像舞龙、舞狮、踩高跷等现在都很少看到了。“有些年俗因为社会的发展，没有办法还原了。”政府部门、文化群体应该不遗余力地为群众免费提供各种文化活动，让春节这一民族节日、文化传统更好地传承下去。

### 回忆起来，那一幕还在解放前

“我从小生长在一个殷实的大家庭里，平时没什么娱乐，就盼着过年。每年腊月一到，年味就铺天盖地地来了。腊月二十四要“送灶”，大人把我们拉到灶房，摆上桌子，向设在灶壁神龛中的灶王爷敬香，并供上用饴糖和面做成的糖瓜等，用饴糖供奉灶王爷，是让他老人家甜甜嘴。”老人回忆道。

灶台上还写着几个字“上天言好事，下地保平安”。有时，还将糖涂在灶王爷嘴的四周，边涂边说：“好话多说，不好话别说。”这是用糖塞住灶王爷的嘴，让他别说坏话。

大人忙活，小孩也不闲着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糖。这灶糖做得特别漂

亮，薄薄亮亮一层，上面还撒了芝麻。灶糖做成金元宝状，一个个垒起来，光看看都流口水。

得等到腊月二十七灶王爷接回来后，孩子们才敢上去瓜分。

接下来盼啊盼啊，就真的过年了。

年三十晚上，一大家子人围在一起，摆上大圆桌。喝酒吃饭，完了大人们就睡觉了。小孩可睡不着，拿着鞭炮，四处跑四处放。

眼瞅着12:00快到了，小孩一起排队站在大房家门口。“当！当！当！”大钟一响，就齐声在大伯家门口喊：“大伯伯，大妈，我们给你们磕头啦！”然后排成一排，齐刷刷跪下，一个个磕头。头一定要设法磕得响响的，这样钱才能拿得多。然后，就听里面大人喊：“好，恭喜你啊！”头再一抬，红包就在眼前了。那高兴劲，就甭提了。

大人继续睡。我们小孩可睡不着。一年就一个春节，好不容易盼到了，怎么舍得睡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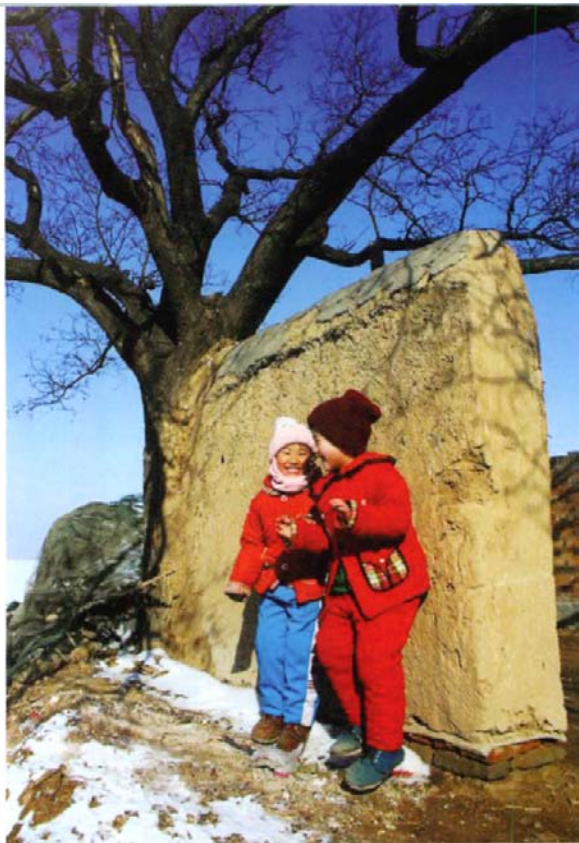
晚上天冷，我们不怕。除夕夜是辞旧迎新，新衣服穿好了，我们就围

着火盆取暖，火烧得旺旺的，表示“兴旺发达”。我还记得火盆里烧得是木炭，里面还有柏树枝和松树枝，烧起来味道香香的暖暖的。我们小孩不睡，就坐着聊一夜。边聊还要边看钟，就怕误了吉时。

我记得，小时候的农历和现在不太一样。上面在年初一那天，有一页专门写吉时的。大概是说早上5点起来，往东走几步那一年就能发财，往南几步就能学业有成。我们小时候都迷信，瞅着5:00一到，大门一开争先恐后出去抢“头彩”。

那时候，我们家有铜锣啊鼓啊什么的，所以一大早我们家的小孩就你拿个大锣，我拿个小鼓一路敲敲打打玩。

想想好玩。那时候我们在大街上走，大人没见几个，尽是拿着炮仗欢天喜地的小孩。似乎春节是光属于孩



子们的。

## 再苦也要炒盘素什锦

现在人生活水平真是好，连老南京人爱炒的素什锦菜，不少饭店都有现成的卖。以前的年可不比现在，还是挺苦的，不过年味真是十足。

就算再苦，必不可少的是炒盘素什锦菜。花样可没现在那么多，按理说应该是10种的，但那时凑不到那么多，我七拼八凑也要凑个七八种吧，什么黄豆芽、针菇、芹菜、菠菜、胡萝卜丝……炒是一样一样地炒，然后汇总搅拌。

黄豆芽就像“如意”，“芥菜”与“聚财”谐音，所以这两样肯定是必不可少的。一闻到香味，孩子们就会围在锅灶台旁，看着我炒，一出锅就忍不住用手去抓。

有时候经济宽裕了，还能烧条鱼，一条整鱼放在盘子里，再贴上小红纸，叮嘱孩子们不能吃，只能看着，这预示着“年年有余”，到大年初一全家人再迫不及待地吧鱼分吃了。



## 2元的压岁钱是一年的期盼

现在想想小时候过春节，不由自主地就想笑，真开心。那时候，我们家姐弟4个，最喜欢、最盼望的事就是过年了——因为，有压岁钱。

最高兴的是大年三十晚上。那时不像现在有春节联欢晚会看，那会就是包饺子。我们小孩都不会包，就看着大人包，趴在桌子边上流着口水，一直问妈妈：“什么时候才能吃饺子啊？”妈妈总是说：“这叫‘守岁’，要到12点才能吃。”我们等啊盼啊，

来年要好好利用。可是弟弟每次拿了钱，就买了好吃的东西和他喜欢的鞭炮，所以妈妈怕他乱花，第二年总会扣他一元。为此弟弟可委屈了，我们几个姐姐见他一哭就没法子，商量一下凑上5角一元送他几挂鞭炮，他就开心起来。而我的压岁钱从来不乱用，我算好的，一月用1角5分，这样12个月过后又有压岁钱了。每月还省着花，糙米团1分钱，小人书5分钱，想好了买什么再拿钱。

### 春节，浓浓亲情最动人

我喜欢过年，尤其喜欢那种浓浓的亲情。临近春节，家家户户都要为

被吓着的，则“哇哇”大哭起来。那时候过年，男孩喜欢玩一种叫“钢丝枪”和“链条枪”的玩意儿。这些玩意儿似乎只有过年时，才被允许拿出来玩。就是把自行车钢丝绑成枪的模样，在接口处的凹槽里摆上火药，手一拉，接口正好卡在凹口里，压着火药就会发出“啪！”一声响。“链条枪”也大同小异，只是用火柴代替火药，威力更猛一点。要是被射中，衣服就会烧出一个小洞，难免会在年后被家长“算总账”。

有几年，中华门城堡那里什么好玩的都有。唱戏的，耍猴子的，踩高跷的。后来不知怎么的，这些东西就



终于到了12点了，周围的鞭炮声全响起来了，爸爸也忙不迭地跑出去放挂鞭炮。我们站在一旁，捂着个耳朵又蹦又跳的，弟弟就会调皮地跑进跑出：“过年了，有压岁钱了。”

吃饺子前，爸爸总让我们先给去世的爷爷、奶奶的遗像郑重地磕三个头，然后妈妈会从棉袄的兜里神秘地掏出4个红纸包，发到我们手上。我们4个就咯咯地笑，心里想有钱了，然后小心翼翼地打开，里面都是崭新的2元钱，拿在手里还“脆脆”的。那个美啊！

可是弟弟的钱总是比我们拿得少，我们家有个规定，拿到压岁钱，

过年做些准备。掸尘，剃头洗澡，购置年货，大人忙得不亦乐乎。因此衍生出一句顺口溜：“二十七，砖头瓦渣”，表示在这段时间里，连砖头瓦渣也都跟着忙活起来。忙碌一般得到年三十那天才平静下来。照例是祭祖放炮仗。城内放得响，城外雨花街放得也不甘落后。

吃年夜饭，磕头讨压岁钱后，大家就散开去中华门附近玩。女孩们穿着新衣服，大多文静地提着莲花灯跟在后面看热闹，男孩则喜欢玩刺激的游戏。“甩炮”就是最好的玩意儿。看哪边女孩多，扔一个过去，“啪！”一声响。跑得快的，哈哈笑弯了腰，

少了。我们小孩子就开始拍洋画，抖抖嗡。我记得那时候因为人口增多，家境一年不如一年，所以别人玩抖嗡，我就只能用茶壶盖凑合着玩。

我父亲看不过去，就在1966年那年的春节给我买了一个比较便宜的木头抖嗡。我那个高兴劲啊，别提了。

一年年的春节慢慢远走，但回忆却留了下来，在所有关于老南京的回忆里，闪闪发亮……

(编辑 张伟夫)